

不能忘却的记忆(二)

中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

编辑/陈景深

1940年3月,日军大举进军中山,由于国民党县当局不战而逃,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山,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当局更无力领导中山抗战。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,面对强大的侵略者及其残暴的统治,中国共产党人毅然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担,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积极发展抗日武装,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,与侵略者抗争。

中共中山县委工作重点的转移

1937年8月,中共中山县委重建,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广东地区首个重建的中共县委。中山沦陷后,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为达到“以华制华”、“以战养战”的目的,迅速扶植县、区、乡三级伪维持会和伪政权。一时间,曾号称全国唯一“模范县”的中山,日、伪军肆意横行,地方反动势力猖獗,关系错综复杂。面对此局势,中共中山县委机关即从张溪转入五桂山腹地的贝里头、翠亨、大布村等村进行活动,并布置各级党组织立即从公开转入隐蔽斗争,将已暴露的党员转移到外地,没有暴露的坚持在原地以隐蔽方式进行斗争。

这一时期,中山本部保存下来的党员共200多名,比1939年春减少100多名。留下来的党员,先后转入以教书、经商、务农等职业作掩护,继续开展群众工作。为了使广大民众认清形势,除县委编印报刊《横门》外,各区也编印了一批宣传刊物,如二区的《铁流周刊》、四区的《正气报》、八区的《黄杨山》等,向周围的群众宣传全国范围的抗日战果和本

县、本区的消息,坚定了党员和爱国群众的抗日信心。

通过从组织上、思想上的整顿和各工作方针的调整,中共中山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巩固,并以坚强的姿态投入到敌后的抗日斗争。

敌后游击武装的创建

中山沦陷之时,中共中山县委掌握的武装力量仍十分弱小,活动相当困难。为此,中山县委巧妙利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,挂国民党部队的招牌,积极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;同时,派遣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、乡村武装等掌握武装;利用统战关系,秘密组建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等。

譬如1940年底,国民党中山县当局开始注意敌后工作,部分区政府及有影

响的人士、地方武装实力纷纷组建武装,“挺三”大量收编游散武装、地方头子等扩大其力量。中共中山县委抓住这一良机,派干部和党员参加其武装,或设法领取其番号,逐步掌握或建立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。如此,使中山的抗日武装从无到有,逐步发展壮大,为日后开展中山敌后游击战打下了基础。

“白皮红心”政权的建立

1940年8月3日,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作国民党区的公务人员问题的指示,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,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,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,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的地位(此所谓“白皮红心”政权)。中山地方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,结合实际,利用



抗战时期,中共编印的一系列报刊,极大地鼓舞了党员和爱国群众的抗日信心。图为铁流周刊



中山抗日游击小队成立遗址。小队成立时,对外挂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番号

一切有利条件,派员打进国民党地方政权内部工作,以合法身份掌握敌情,保护组织和党员的安全,掩护革命行动,维护群众利益。

这其中最让人乐道的当属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袁世根。袁世根早期的工作是一名教师。1941年,通过党组织精心安排,袁世根成功潜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权里,出任海洲乡乡长,掌握了海洲乡政府,使之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“白皮红心”政权。许多共产党员曾在他的掩护下进行活动,他尽力保护,从未有失。

“白皮红心”政权的作用,为掩护中共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做了大量工作,例如掩护中区纵队挺进粤中地区、提供重要的敌伪动向信息等,更保护了一方的群众,在敌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

日军入侵中山后,中山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虽然弱小,且处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,仍奋起反抗侵略者。期间,中山的各区委组

织小组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,主要采取小股出击的游击战术,神出鬼没地消灭日军或汉奸。其中“崖口锄奸”和“夜袭阜墟战”,更被老一辈人传颂至今,听起仍叫人拍手称快。

这一时期,在中山敌后的人民抗日武装,虽然出击日、伪军的战斗规模较小,战果也不大,但却打击了日、伪的嚣张气焰,鼓舞了群众的抗日信心和斗志,自己也在日伪军重兵驻守、部队经济给养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,为在中山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

中区纵队交通总站旧址。沦陷时期,中共中山县委加强交通情报网的建设,在各区设立了一批地下交通站(点)

(本文内容及栏目图片,均系作者根据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整理)

◎链接一

代表战役

中山敌后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,不仅收到骚扰敌人、杀敌锄奸的效果,而且还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,使群众感觉到“横门抗战的‘抗先’还在,共产党还在”,这给全县人民带来鼓舞和希望,坚定了抗战的信心。



谢立全根据中山当地阡陌纵横、河网密布以及敌强我弱的特点,总结出的一套《珠江三角洲游击战术教材》。崖口锄奸、夜袭阜墟两场战斗均由他指挥。



崖口锄奸之战收获颇丰,缴获轻机枪1挺、步枪30多支

崖口锄奸

1941年,崖口乡伪护沙中队长谭玉良有喽罗50多人恃势在崖口横行霸道、强抢滥夺、迫害抗日积极分子及其家属,民愤极大。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根据开辟五桂山根据地的需要和民众的要求,研究决定袭击崖口谭玉良部,拔除这个据点,既能为民除害,又为游击队开进五桂山扫除外围障碍,解决部分部队的给养、武器弹药不足等问题。

同年年底的一天晚上,由中心县委书记、军事教官谢立全率领第一、二主力中队进入崖口,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,战斗打响了。霎时间,机枪、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。睡在祠堂里的伪军,被突如其来的猛烈枪声惊醒,争相夺门而逃。这时,王鏊带一支突击队向祠堂投入一排手榴弹后发起

了冲锋。罗章有率另一支队伍直扑谭玉良的住处。随后,把这个罪恶累累的伪中队长就地正法。这一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歼灭俘虏崖口的伪军共40多人,缴获轻机枪1挺、步枪30多支,子弹数箱以及粮食一批。

夜袭阜墟战斗

1942年5月下旬,谢立全亲自率领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主力70多人,二区部队30多人到达阜墟,与九区的杨日韶武装会合,分三路突袭阜墟伪军国光部。战斗从下半夜开始激战到黎明,歼灭了伪军一个连和一个伪警察中队,缴获短枪50多支,收复了阜墟。战斗中,中队长杨日韶身负重伤仍然坚持用机枪射击伪军,带领部队击退伪军的多次反扑,后因流血过多,不幸牺牲。副中队长王鏊为掩护战友撤退也不幸牺牲了。阜墟一役在政治上影响很大,它震撼了珠江三角洲,鼓舞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,打击了敌伪的气焰,为打开中山抗战的局面起了积极作用。



杨日韶烈士故居



王鏊在阜墟战斗中英勇牺牲



欧初(1921-) 少年壮志酬国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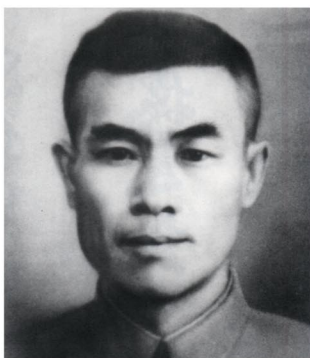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人,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。1938年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(简称“抗先”),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、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解放区、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;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、中共广州市委书记、广州市常务副市长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。著有《五桂山房诗文集》《欧初书画集》《欧初自用印及藏印集》等书;晚年创建“欧初文化教育基金会”,致力于慈善助学事业。



杨日韶(1918 - 1942) 精忠报国杨家将

中山翠亨村人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抗战期间任中山抗日游击队中队长。古有杨家将精忠报国传佳话,而在抗日战争年代,众所周知中山翠亨村有位革命母亲杨伯母(谭杏),她一家8口人全部参加抗日工作,她的两个儿子杨日韶、杨日璋先后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,人民称其为中山的杨家将。

1939年春,杨日韶被派遣到九区宣传抗日,任梁伯雄大队副官、副大队长,负责统战工作和开展军事训练。1942年春,日、伪军调集四千兵力,屯兵中山三区与九区“扫荡”抗日力量,占领中山主粮区。为粉碎日军实行“以战养战”目的,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发动袭击阜墟战斗,收复了阜墟。战斗中,杨日韶在掩护队友撤退时,大腿中弹,血流过多,在运往小榄救治途中英勇牺牲。



袁世根(1912-1951) “白皮红心”好乡长

中山古镇镇海洲人。新中国成立前,曾任国民党中山县海洲乡副乡长、乡长,邦平乡乡长。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作掩护,长期潜伏,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中山三区区长,1951年被错误杀害,1981年平反。

卢沟桥事变后,作为海洲乡副乡长的袁世根,与几个进步教师一起积极投身到了抗日救国的宣传中。当时,海洲乡处于敌、伪、顽的统治和包围之中。袁世根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工作,即使步履维艰,仍坚决执行党“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”的指示。他以乡长身份出现,广交朋友,做好统战工作,使地下党在海洲的工作能较为顺利地展开。



谭桂明(1916 - 1981) 沙场建功勋 盛世树典范

中山崖口村人。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创建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,任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政治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中共珠江地委委员,中山县委书记、县长,佛山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、佛山专员公署专员等职。

1941年10月,谭桂明等率领第一、第二主力中队采取远道奔袭的战术,夜袭崖口乡伪护沙中队获全胜,俘伪军40多人,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多支,擒获伪中队队长谭玉良。抗战时期,他建立和经营的崖口乡据点,经受了日伪的3次进犯和1次大“扫荡”,堪称中山滨海区的抗战堡垒。